



□厉济民

一个初秋的夜晚，上海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学员晓林（化名）既高兴又忧愁，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高兴的是，第二天就能结束强制戒毒生活回到社会；忧愁的是，出去后将面临一系列烦心事：到哪住？工作能不能找得到？

第二天上午，管教民警带着晓林迈出强戒所的大门。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他看到了曾到所里来探望、帮教过他的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虹口工作站的社工耿军霞、断绝多年关系的老母亲，还有社区民警来接他回家，他突然红了眼眶：“今天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既是我出所的日子，也是我 41 岁的生日，这意味着我的新生。我要改头换面，从今以后再不吸毒了。”

终于有了可容身的家

上世纪 60 年代，晓林的父亲到青海支边，母亲随同前去。晓林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回沪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异。晓林和弟弟跟随父亲生活，与母亲关系不佳，长期不相往来。由于幼年时缺少父母关爱和家庭教育缺失，晓林性格内向、孤僻，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但他聪明能干，喜欢看书、书法、画画等，曾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过武术设计等工作。1996 年，在朋友的诱惑下晓林吸毒，被强制戒毒 3 个月。回归社会后，又因复吸先后两次被强制隔离戒毒。

社工耿军霞是晓林户籍所在地的禁毒社工，这一次虽然晓林还未成为社区戒毒对象，但耿军霞早早开始为后续的工作“预习”。了解晓林的基本情况就是耿军霞功课的第一步。

得知晓林的家庭情况后，耿军霞及时与他所在的强戒所管教民警联系，得知晓林的情绪很消沉，平时不爱说话，觉得其他学员都有亲人来探望关心，他却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感到很孤独。耿军霞获悉后，立即冒着 38℃ 的高温，先后换了 3 部公交车，从市区赶到位于上海远郊的强戒所探望他。

在交谈中，晓林流露出了自己的担心：“我出去后没地方住，也没有工作和经济来源，又没有亲人管我，弄不好又会进来。”耿军霞安慰说可以和她保持沟通联系，只要下决心戒毒，这些困难，她会协助他解决。随后，耿军霞又多次写信鼓励晓林“以一种积极健康的心态努力戒除毒瘾”。中秋节，耿军霞还给晓林寄去贺卡，这让他深受感动。

之后，耿军霞走访晓林所在的社区，从社区干部和民警那里得知，晓林原居住的房子已动迁，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安置在一间一居室户内，生活困难，无法接济晓林。晓林回来后将面临生活困难和无房居住的困境。为了帮晓林渡过难关，耿军霞协助他向社区组织申请，居委会为他发放临时补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费，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

吃饭问题解决了，但解决居住问题却困难重重。晓林出所后，暂时借住在一家浴室栖身过夜。但无房居住很可能会导致晓林再去找原来的毒友，只有安居，才有可能增强他戒除毒瘾的决心。耿军霞决定将解决居住问题作为个案服务计划的第一步。

随即，耿军霞协同街道禁毒专职干部奔走于居委会、街道有关部门和动迁组之间，反映晓林的实际困难。在多方协调下，终于在居委会旁边找到一间待拆迁房，使晓林有了一个暂时安身的家。当得知自己有了“家”后，晓林的激动溢于言表。

重拾睽违已久的温暖

晓林由于长期与父母分居，对家人感情淡漠，尤其认为父亲从小不关心自己。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在他被强戒期间恰

逢房屋动迁，父亲稀里糊涂地在动迁协议上签了字，和弟弟共同分到一间安置房，全然不管他出来后的居住问题。但耿军霞认为，帮助晓林修复家庭亲情关系，对他坚持戒毒康复很重要。于是，耿军霞一次次找到晓林，与他促膝谈心，倾听他的诉说，耐心地疏导他：“幼年的家庭教育确实可能影响一个人的未来生活，但环境不起决定作用，只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不管怎么说，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要懂得感恩。”在社工的开导下，晓林同意与父母恢复关系，但又担心父母不接纳自己。

其实，耿军霞在晓林出所前已与他的母亲沟通。开始，母亲一口回绝，说她长期不与儿子在一起，已经没有感情了，加上晓林现在吸了毒，很难管教他。即便如此，耿军霞还是坚持多次上门，反复强调亲情在帮助亲人戒毒中的重要作用。几次三番后，母亲终于被耿军霞打动，表示愿意“试试看”，并同意在晓林出所那一天，随同社工一起去接他出来。

为了帮助晓林的母亲掌握家庭戒毒后续照管的基本知识，耿军霞邀请她参加自强总社举办的“家庭学苑”培训活动，及时与她沟通晓林的戒毒表现。通过培训，晓林的母亲懂得了戒毒人员的生理、心理基本知识和家庭后续照管的方法，她开始经常去看望晓林。晓林也逐渐懂得父母的不易和苦心，主动打电话问候母亲，汇报自己戒毒的情况，还多次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家庭关系逐渐缓和了，晓林也重享了久违的“家”的感觉。

多一门技能就多一个机会

帮助戒毒人员就业是戒毒康复的重要环节，因为就业有助于戒毒人员增强戒毒的信心、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过上正常健康的生活。耿军霞认为，要让晓林真正过上正常生活，帮他就业是一条出路。

在访谈中，耿军霞从“优势”角度有意让晓林谈谈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经历。晓林一下子打开话匣子：“以前在电影厂工作时，我做过武术设计、替身演员、副导演。现在电影厂工作的几位朋友都是我介绍进去的，他们事业有成，有的已当了导演，而我自己却因为吸毒，最后不得不离开电影厂。”说着说着，晓林脸上开始充满了失落的表情。见状，耿军霞笑着鼓励他，肯定他的优点与特长。晓林听了，果然立即“阴转晴”。

耿军霞通过激发晓林发掘自身优势，提升了他的自信心，并建议他利用电影厂朋友的资源争取继续拍电影。在朋友的推荐下，晓林被某剧组聘用，到横店拍摄电影，使他有了一份临时的工作。

两个月后，晓林拍完电影回到上海，暂时没有拍摄任务，空闲在家。耿军霞又启发他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充电”，多掌握一门技术就多一次就业机会。在耿军霞的鼓励和协助下，晓林参加了街道就业服务中心的多媒体设计中级电脑培训班。他非常珍惜这次培训机会，经过 3 个月的培

训学习，他不仅通过考试，拿到多媒体设计中级证书，还被一家公司录用。

戒毒康复已满10年

戒毒的道路并不平坦，晓林虽然有了临时居所和一份工作，但要彻底戒除毒瘾还要经历一个艰难、漫长的心理康复期。耿军霞常找他谈心，关心他的戒毒康复情况。

一天上午，耿军霞打电话通知晓林到医院检测尿样。晓林在电话中说：“我今天身体不好，不去了。”从晓林的口气中，耿军霞意识到他可能遇到了什么事，她立即赶到他家里，只见晓林一个人在喝闷酒。耿军霞关切地问他：“身体哪里不舒服？为何不开心？”晓林犹豫片刻，才道出心中的苦闷。

原来一个月前，有人热心地为晓林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两人情投意合，晓林感到这段生活甜蜜而又充实。然而，前几天两人为了经济上的琐事发生争吵，女友一气之下离他而去。他两次去她家赔礼道歉，但女友就是不理他，女友的父母也反对两人往来，他们因此断绝了关系。晓林很绝望，开始以酒消愁，还想去找原来的毒友……

“此刻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耿军霞没有因为晓林冒出吸毒的念头而指责他，而是淡淡地劝道：“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遇到挫折。关键是要以积极的态度想办法去解决和克服。”

为进一步化解他的负性情绪，耿军霞又采用“情景设计联想”的方法耐心疏导他。晓林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我不能再吸毒了，如果再吸毒，我这辈子就完了。”耿军霞见他已清醒过来，因势利导地说：“今后不管碰到什么伤心事，绝不能去找毒友再复吸。”晓林坚定地点了点头。

晓林因为工作出色，后来被电影制片厂聘用，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即便在外地拍片时，晓林也不忘与社工保持电话联系，汇报情况。他始终牢记社工的告诫：“一定要坚持操守，做一个健康有用的人。”

至今，晓林戒毒康复已满 10 年了。
(作者为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总干事)

相关链接>>>

晓林的故事与“心桥”密不可分。为提升社区戒毒康复帮教服务成效，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于 2008 年 5 月总结推广了黄浦工作站的经验，在各工作站和禁毒社工中实施“戒毒人员‘心桥’工程”项目。通过组织社工开展提前介入和接所、访谈等无缝衔接帮教服务，搭建戒毒人员与其家属之间心灵沟通的“桥梁”；加强与各强戒所、社区相关单位的沟通联系，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戒毒帮扶服务的合力，增强戒毒人员戒毒康复的信心，有效地预防其出所后再复吸的问题。

“心桥”工程实施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并成为自强总社“四大”品牌服务内容之一。

■ 一线社工

辍学5年 重回学堂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我是来送锦旗的。”2018 年的一个寻常工作日，虹口区北外滩街道办事处来了一位不寻常的来访者——戒毒康复人员王东（化名），他把一面锦旗送到了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手中。王东曾是个连社工都不愿意见的人，是什么让他主动上门送锦旗？这一切都与他的儿子有关。

“我只想要我爸爸回来”

小灿读小学四年级时，王东和妻子因双双吸毒被强制隔离戒毒。面对这样的家庭变故，原本性格就内向的小灿更加封闭自己，他还放弃了读书，选择辍学，并且拒绝所有人的规劝和帮助。小灿说：“我只想要我爸爸回来，我希望爸爸能回来陪我。”

基于王东家庭的实际情况，以及小灿的诉求，王东户籍所在地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平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始奔忙，他们希望王东能回到社区照顾孩子。然而，这不是王东第一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司法部门驳回了十几几出、屡次不改的王东提出的社区戒毒申请。

事情似乎陷入了死胡同，王东无法回来，小灿又排斥所有来帮助他的人。考虑到小灿未成年，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街道牵头，联合区教育局、社区民警等前往戒毒所探望王东，并就小灿的监护和教育进行协商，提议将小灿送至相关寄宿学校就读。但王东不接受这一提议，他放不下孩子。

面对这一结果，街道工作人员很无奈，但他们不能将孩子置之不理，他们希望通过定期走访探望，慢慢改变小灿的想法，让他重新回到学校。但社工一次次的上门都被小灿拒之门外，他认为让他们让爸爸离开了自己。甚至，当团区委、街道、居委会、社工一同前去探望小灿时，他扬言以后谁再来，他就要“动刀子”。无奈之下，街道委托属地居委会对小灿多加关注，给予经济上、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

“没想到还能送儿子上学”

尽管遭到小灿的强烈拒绝，但不论是区教育局还是北外滩街道，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在王东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回到社区的第一天，禁毒社工就表达了关心。

“虽然每次去都不受欢迎，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庭感受到社会的善意和温暖。”社工许文怡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街道平安办、居委、青少年社工、禁毒社工默默的坚持和付出终于有了“回应”。2018 年 9 月，王东主动找到街道和禁毒社工，支支吾吾地提出了自己的难处。王东原以为自己回家后，儿子就能重回正轨，但没想到要让儿子复学不是件容易的事，“都是我耽误了他。现在这样整天在家无所事事不是办法，他的人生还长着呢！”王东思来想去，在困难时街道工作人员从未放弃他，所以抱着一线希望来求助。

然而，小灿离开学校已经 5 年，复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灿当年就读的小学因旧改拆迁已不复存在，他的档案如今在哪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小灿目前属于“学籍中断”，如何才能恢复学籍？即使复学，同龄人早已升至初三，那他是该去小学还是初中？这样的问题一个个摆在了街道工作人员的面前。

虽困难重重，但北外滩街道、区未成年保护委员会、区教育局等部门还是积极联动，为了小灿能够顺利复学，开了数十次讨论会、协调会。通过询问和查阅资料，确定了小灿档案的去向，又和小灿进行了多次谈话、沟通，了解他的想法后，为他规划了复学后的“职业生涯”。再整理恢复学籍所需相关材料……综合考虑后，大家决定让小灿进了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

小灿终于回到了校园。学校为小灿安排了学习辅导员、心理辅导员帮助他尽早适应初中生活。小灿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复学首日，王东一早就起来忙活，他目送着儿子重新走进学校，百感交集：“我真没想到还能有这样一天可以送我儿子进学校。”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小灿重新上学也让王东坚定了远离毒品的决心，他当天就到街道送上一面锦旗，“感谢你们没有放弃我，一直帮助我。以前我给我儿子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给他做一个好的示范，也真正尽到一个父亲应该尽的责任。”